

叙利亚危机缘何难以平息？

王 建

内容提要 叙利亚危机迄今未能平息是由国内外多种因素决定的。阿拉维派的团结和军队的忠诚是巴沙尔政权生存之根本，一方面，叙利亚教派间的历史积怨使阿拉维派惧怕逊尼派的复仇，唯有团结一致方能保住巴沙尔政权，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另一方面，以阿拉维派士兵为中坚的叙利亚军队成为巴沙尔政权生存的保证。与阿拉维派的团结与忠诚相反，叙利亚反对派则是为争夺领导权而内讧不断，伊斯兰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与其他反对派在意识形态和追求目标的不同使其不仅不能团结一致，反而是自相杀戮。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全力支持巴沙尔，美国出于自身战略考虑迟迟未实施直接的军事介入，这是叙利亚目前陷入僵局的外部因素。从叙利亚目前局势和各方的利益诉求来看，叙利亚危机只能走政治解决的道路。

关键词 叙利亚危机 巴沙尔 叙利亚反对派 伊朗 真主党 美国

作者简介 王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自阿拉伯世界掀起剧变之风，发生政局严重动荡的几个国家中，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以不同方式实现了政权更迭，埃及更是历经政权二次更迭。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各方均认为巴沙尔政权倒台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2011年8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次明确呼吁巴沙尔辞职，称“为了叙利亚人民，已经是巴沙尔总统该离开的时候了。”^① 2011年12月

^① <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15455049.html>, 2011-08-20.

11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在奥地利出席世界政策论坛时宣称：（阿萨德）家族历史角色已完，他们很可能在数周内消失。^① 2012年7月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法国参加“叙利亚国际之友”会议后表示，叙利亚“政权内部人士和军方正开始用脚投票”，变节的叙利亚高级将领越来越多，巴沙尔政权注定会垮台。^② 7月8日，希拉里在访问日本时进一步表示，阿萨德政权必须认识到其时日不多。^③ 但是，叙利亚的现实是，巴沙尔政权迄今不仅没有被推翻，反而在经过动荡初期的被动之后，政府军在战场上重新掌握了主动权，至少是与反对派武装处于僵持局面。2013年5月18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巴沙尔在接受阿根廷官方媒体美洲通讯社和《号角报》联合专访时重申，不会迫于西方国家和反对派的压力下台。^④ 巴沙尔政权缘何能够支持到今天，叙利亚危机缘何难以平息？

阿拉维派的团结和军队的忠诚是巴沙尔政权生存之根本

（一）叙利亚教派间的历史积怨

叙利亚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地处连接埃及和两河流域到小亚细亚及欧洲的主要商道上，地理位置重要。历史上兴起于北非和西亚的诸帝国都视叙利亚为必争之地，故而直到20世纪初期，叙利亚先后成为诸帝国的一部分，而未能成为拥有中央政府的独立政治实体。现代叙利亚仅仅是古代地理概念上的叙利亚的一部分。古代叙利亚泛指地中海东岸的沿岸地区。在长达400年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土耳其人将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按古名统称为叙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积极在阿拉伯世界寻求同盟者，向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许诺，打败土耳其人后，英国将支持阿拉伯人在奥斯曼帝国的亚洲阿拉伯属地建立“一个或数个阿拉伯国家”。1916年6月，侯赛因在麦加宣布起义。1918年12月，侯赛因的第三子费萨尔·伊

① 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xuliya/content_3/detail_2011_12/12/11257385_0.shtml, 2011-12-13.

② 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xuliya/content_3/detail_2012_07/07/15853033_0.shtml, 2012-07-10.

③ <http://war.163.com/12/0709/08/85V64L5A00011MTO.html>, 2012-07-10.

④ 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xuliya/content_3/detail_2013_05/20/25484308_0.shtml, 2013-05-22.

本·侯赛因在大马士革宣布建立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大叙利亚国家。但是，在 1920 年 4 月召开的圣雷莫会议上，英国背弃了对阿拉伯人的承诺，与法国一道瓜分了叙利亚，法国委任统治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

1920 年 9 月 1 日，法国宣布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分为 4 个区：大黎巴嫩、阿勒颇、拉塔基亚和大马士革。“大黎巴嫩”就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黎巴嫩的基础上，加上贝鲁特和的黎波里、赛达、苏尔等沿海地区，以及贝卡谷地和巴勒贝克地区，形成今日之黎巴嫩。1926 年，法国宣布成立由其委任统治下的黎巴嫩共和国。阿勒颇、拉塔基亚和大马士革地区几经变化，最后合并成今日之叙利亚，于 1946 年 4 月 17 日获得完全独立。

2012 年，叙利亚全国人口为 2 253 万。其中阿拉伯人占 80% 以上，还有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等。居民中 85% 信奉伊斯兰教，14% 信奉基督教。穆斯林人口中，逊尼派占 80%（约占全国人口的 68%），什叶派占 20%，在什叶派中阿拉维派占 75%（约占全国人口的 11.5%）。^①

公元 653 年 9 月，阿拉伯穆斯林军队攻陷大马士革，标志着叙利亚被阿拉伯人征服。在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成为叙利亚人口构成的主体。公元 9 世纪中叶，在叙利亚西北部一个逊尼派居主导地位的地中海港口城市拉塔基亚附近的安萨里耶山区以及土耳其南部出现一个新的伊斯兰教派——阿拉维派。阿拉维派的名称源于阿里的名字，意即阿里派。创始人是穆罕默德·本·努赛尔，故又称努赛里派。阿拉维派承认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为真主的化身。由于阿拉维派的教义和仪式与逊尼派和什叶派都有较大的不同，而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甚至不被承认是伊斯兰教的派别。但是，从其基本教义和历史渊源看，仍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

在逊尼派穆斯林被视为正统伊斯兰的叙利亚，逊尼派穆斯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属于社会的上层，而阿拉维派信徒世代代都是无地的农奴、农工或城镇逊尼派（和基督徒）地主及业主的仆人。^②几个世纪以来逊尼派都把阿拉维派看成是迷信邪说、文化落后、地位低下的异教徒。长期处于社会底

^①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810/, 2013-07-20.

^② [以色列] 摩西·马奥茨著；殷罡等译：《阿萨德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7 页。

层的悲惨境遇和遭受逊尼派的歧视，甚至敌视，促使阿拉维人形成或更加突出了某些独特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他们对逊尼派居支配地位所做出的反应首先是憎恨和复仇、不服驾驭和反叛举动，以及期望社会与宗教隔离和政治自由的强烈愿望。^①

20世纪20年代法国对叙利亚实施委任统治以后，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把叙利亚分成了大马士革、阿勒颇、阿拉维和德鲁兹4个自治“邦”。稍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合并为“叙利亚国”，阿拉维和德鲁兹“邦”在1936年前一直是独立存在的。法国统治当局利用阿拉维派和逊尼派的矛盾，大量启用阿拉维军人镇压逊尼派穆斯林的反抗，这进一步强化了阿拉维派和逊尼派的教派仇视，助长了叙利亚内部的社会排他主义和宗教排他主义。^②

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政局长期动荡，掌握军权的阿拉维派青年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理论所吸引，很快掌握了叙利亚复兴党的领导权。主张“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复兴党1963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1966年，以复兴党领导人贾迪德为首的阿拉维少数派将领再次发动政变，确立了阿拉维少数派至今40余年的统治。自此，占人口少数的阿拉维派占据了社会的上层，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逊尼派长期受压制。

1971年，同样来自阿拉维派的时任空军司令哈菲兹·阿萨德发动“纠正运动”，推翻了贾迪德的统治。在同年当选总统后，阿萨德以阿拉维派为统治核心，通过安全和情报系统，以及复兴党系统，对整个国家实行严密控制。阿萨德的所谓“纠正运动”就是试图通过弥合复兴党同逊尼派宗教界的关系，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他恢复了宪法中对伊斯兰教地位的确定，出资修复清真寺，起用宗教领袖参加各级政府，放宽对私有经济的限制，甚至请黎巴嫩什叶派领袖穆萨·萨德尔发布宗教指导：阿拉维派不是异端，而是正统的什叶派。同时，阿萨德政府对穆斯林兄弟会的镇压一刻没有放松，勒令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自首，否则以叛国罪论处，对煽动圣战的宗教领袖则格杀勿论。1982年，大马士革地区穆斯林兄弟会发动叛乱，占领了整座城市，杀死了250名复兴党干部。阿萨德报以毁灭性的镇压，城市被夷为平地，1万~3万反叛者

① [以色列]摩西·马奥茨著；殷罡等译：前引书。

② 同上书，第28页。

及其亲属被杀，80 万人流离国外，穆斯林兄弟会从此在叙利亚销声匿迹。

长期受到压制的逊尼派终于在中东剧变的背景下找到了发泄积怨和仇恨的机会。中东剧变伊始，突尼斯民众完全是为民主和民生而走上了街头，而在叙利亚从一开始就是逊尼派穆斯林向阿拉维派政权发起的复仇之战，与民主和民生无关。得到了境外支持的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发起复仇之战，注定要遭到占人口少数的阿拉维派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抵抗，因为他们惧怕复仇，惧怕重新沦为社会底层而被逊尼派所压制。从阿萨德到巴沙尔，阿萨德家族几乎成为全体阿拉维人的经济利益的保护人、政治上的最高代表，甚至成为整个阿拉维派的化身。巴沙尔政权的存在对全体阿拉维人的切身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一旦丧失政权，阿拉维人不仅面临丧失经济利益的威胁，而且无法保证人身安全。反对派血腥复仇的场景通过媒体的传播，坚定了阿拉维派的抵抗决心，更为团结，唯有抵抗才能获得生机。

（二）以阿拉维派士兵为中坚的叙利亚军队对维系巴沙尔政权的作用

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阿拉维和德鲁兹等少数派把当兵作为改变社会地位的出路，而居主流地位的逊尼派穆斯林则对服兵役不感兴趣。于是，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把这些少数派当成“用处极大，甚至是必不可缺的”的军事工具而加以利用，维护殖民统治。无论是叙利亚的作战部队还是军官学校，都成了阿拉维和德鲁兹等少数派的天下。

在阿萨德时期，阿拉维人对军队的控制达到了极致，而阿拉维人的团结与忠诚则是阿萨德家族政权存在的基石。面对内部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外部的犹太复国主义，阿萨德创建了两支部队：一支对内，一支对外。对内的共和国卫队等特种部队，政治上的忠诚无疑是每个成员的先决条件，家庭、地区和宗教的纽带将每个成员联系在一起，执行捍卫政权的斗争。对外的武装部队，敏感位置的职位是留给阿拉维人的，军队的战斗力依靠的是纪律和民族的使命感。在阿萨德最亲近的权力核心圈内，负责安全和情报网络的将军全部来自阿萨德所属的阿拉维派马塔维拉部落。阿萨德坚定地依靠阿拉维人控制军队，全体军官中阿拉维人占 60%，各军兵种中 50% 的高级军官是阿拉维人，因此阿拉维派拥有较为强大的武装力量。^① 在参谋总部的敏感位置、军队人事部门和思想教育部门的重要岗位，都由阿拉维人任职。精锐的特种部队的阿拉维官兵，身着

^① 姚大学、闫伟：《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及未来政治生态》，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6期，第20页。

特殊军服，享受特殊待遇。军事院校的大多数学生和教官是阿拉维人。^①

在中东剧变中，突尼斯的本·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是因为失去了军方的支持而被迫交出权力；利比亚的卡扎菲是被在 NATO 战机支持下的部落武装和倒戈军队推翻的，最终死于非命；也门的萨利赫是被迫向部落武装和倒戈军队的联盟和平交权的。支持反对派的国家同样希望能从内部削弱或瓦解巴沙尔政权，但危机爆发 2 年多以来，虽有包括政府总理在内的多名官员叛逃，但巴沙尔政权的核心仍是团结的，30 万叙利亚武装部队也未出现成建制的部队倒戈，仅有数千人叛逃至反对派武装。叙利亚反对派最初拿起武器向政府军进攻时，巴沙尔忌惮在打击反对派武装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而招致西方国家的武力介入，重蹈卡扎菲的覆辙，未敢出重拳打击反对派武装，致使反对派武装在短时间内占领了大片国土。战局似乎预示着巴沙尔政权倒台指日可待。但是，叙利亚政府军守住了首都大马士革等重要城市，特别是守住了阿拉维派聚居区拉塔基亚和重要军港塔尔图斯。不仅如此，在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鼎力支持和俄罗斯的力挺之下，巴沙尔政权在料定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会贸然武力介入的情况下，向反对派武装发起了反攻。

2013 年 6 月 5 日清晨，经过近 3 周激战，政府军全面控制了霍姆斯省靠近叙、黎边境的战略重镇古赛尔，赢得对反对派武装的关键一战。古赛尔镇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对巴沙尔政府而言，它是连接首都大马士革和海岸据点的交通要冲，对反对派武装而言，是从境外获得武器和人员补给的重要中转站。政府军此役获胜不仅给予反对派武装沉重打击，而且为在日后可能召开的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上增添重要砝码。

成立于 1976 年的共和国卫队是叙利亚最精锐的部队，阿萨德组建共和国卫队的最初目的是对付逊尼派穆斯林兄弟会和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打造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共和国卫队是唯一一支被允许在首都大马士革活动的军事力量，负责保卫大马士革安全，确保叙利亚统治核心的安全。为了保证绝对忠诚，共和国卫队的官兵多是阿拉维人。阿萨德相信唯有血脉是最忠诚的政权捍卫者，共和国卫队的指挥权始终控制在阿萨德家族手中。阿萨德总统的弟弟里法特和 3 个儿子巴希尔、巴沙尔（现任总统）和马赫尔先后担任共和国卫队司令，他们将共和国卫队打造成叙利亚战斗力最强、武器装备最

^① [以色列] 摩西·马奥茨著；殷罡等译：前引书，第 75 页。

为精锐、对总统最为忠心的禁卫军。1982 年，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在哈马发动的叛乱，共和国卫队功不可没。巴沙尔 2000 年继任总统后，其胞弟马赫尔出任共和国卫队司令。马赫尔就任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叙利亚正规军中实力最强的第四装甲师编入共和国卫队，进一步增强了共和国卫队的实力，形成以陆军装甲部队为主，辅以海空军的多兵种合成部队，兵力达到近 3 万人，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马赫尔率领共和国卫队转战于霍姆斯、阿勒颇、大马士革等各个战场，共和国卫队成为捍卫巴沙尔政权的中坚力量。

叙利亚反对派的内讧严重削弱了其战斗力

复兴党人掌握政权后，在叙利亚推行政教分离政策，宗教界的权力和收入受到遏制，宗教势力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被削弱，穆斯林兄弟会被宣布为非法。1982 年的哈马事件后，穆斯林兄弟会再也没有能力在国内向当权者发起挑战。在利比亚和也门剧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部落力量，早已消失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指引下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建设潮流中。

如果没有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剧变，很难想象在控制严密的叙利亚能够爆发逊尼派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更不要说内战了。逊尼派穆斯林趁阿拉伯剧变之机，在海湾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在没有充分的军事和组织准备的情况下，发起了对巴沙尔政权的挑战。

没有充分的组织准备注定了反对派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仅仅是他们对巴沙尔政府共同的仇恨、对阿拉维派的复仇心态。叙利亚反对派的构成非常复杂，有国内反对派和国外反对派之分，国外反对派因其背后的支持者的不同而又分众多派别，卡塔尔、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国在叙利亚都有自己的支持对象。在政策主张上，有主张以温和道路实现叙利亚社会变革的，也有主张以激进的军事手段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叙利亚自由军是反对派的主要武装力量，主要由倒戈的逊尼派士兵组成。

（一）反对派内部对领导权的争夺

2011 年 10 月 2 日，叙利亚境外的主要反对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正式宣布成立“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yrian National Council, SNC）。全国委员会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许多成员长期流亡国外，也包括一些库尔德人和基督教

徒，自称代表了叙利亚 60% 的反对派。

2012 年 2 月 24 日，在突尼斯召开的“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承认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但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内部一直是纷争不断。2012 年 3 月 13 日，“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执委会成员马利赫宣布脱离该委员会，他指责该组织内部混乱，运作不够透明，没有明确目标。3 月 17 日，全国委员会另一高层成员卡迈勒·拉卜瓦尼也宣布脱离该组织，他说，“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已经无法代表民众意愿。同日，叙利亚 5 个反对派团体宣布结成新联盟，与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分道扬镳。

为整合反对派的力量，在美国、卡塔尔、土耳其等国以及阿盟的参与和推动下，2012 年 11 月 11 日，叙利亚各反对派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宣布成立“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简称“全国联盟”），总部设在埃及开罗。海湾国家、北约、阿盟、美国、欧洲国家随后承认或表态支持“全国联盟”。2013 年 3 月 26 日，第 24 届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通过《多哈宣言》，决定给予“全国联盟”拥有叙利亚在阿盟及其各下属机构的席位，承认“全国联盟”是叙利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

2013 年 3 月 19 日，“全国联盟”选举加桑·希托为临时政府总理，但此次选举在“全国联盟”引起巨大争议。“全国联盟”主席哈提卜与加桑·希托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哈提卜属于温和派，主张与巴沙尔政权谈判解决国内危机，而据认为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希托则反对任何妥协，拒绝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据国外媒体报道，19 日选举中有多名反对派重要成员走出会场抵制选举，至少 12 名“全国联盟”成员决定暂时退出联盟，表达抗议。叙利亚自由军也反对希托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其发言人卢瓦伊·穆克达德发表声明，拒绝承认反对派“过渡政府”总理加桑·希托，要求重选，纠正错误。^①2013 年 6 月 3 日，“全国联盟”的创建成员团体、同时也是叙利亚资历最老的反对派组织之一“叙利亚革命总委员会”宣布正式退出“全国联盟”，该组织指责“全国联盟”屈从于外国压力，在“全国联盟”改选、扩充代表席位后，没有保证该组织拥有 1/3 席位。该组织还指责“全国联盟”一些领导人滥用资金，且被一些“出于各自目的”的国家所利用。^②

①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6/c_124502027.htm, 2013-07-12.

② <http://news.sohu.com/20130605/n378063725.shtml>, 2013-07-12.

如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受到国内反对派的抵制一样，“全国联盟”同样没有得到国内反对派的承认。2012 年 11 月 19 日，叙利亚国内最大的反对派政党联合组织“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发表声明，拒绝承认“全国联盟”，并称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叙利亚内政。此外，叙利亚境内多个激进武装团体甚或恐怖组织，如“救国阵线”等，在互联网发表视频声明，不承认“全国联盟”。^① 2013 年 5 月 29 日，由 4 个叙利亚国内的反政府组织组成的“叙利亚革命运动组织”发表声明，猛烈攻击“全国联盟”。声明说，由于全国联盟内部的分裂，已经没有能力履行职责，已不能代表叙利亚发生的革命运动。

（二）反对派内部意识形态和斗争目标之争

在叙利亚内战越演越烈的形势下，在反对派阵营出现了许多极端的宗教组织，甚至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武装团体。2012 年 12 月 11 日，美国国务院把“救国阵线”列为恐怖组织，指责“救国阵线”自 2011 年 11 月以来在叙利亚境内实施将近 600 起恐怖袭击，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通过这些袭击，‘救国阵线’寻求把自己描画为合法的叙利亚反对派组成部分。而实际上，这是‘伊拉克基地组织’出于自身邪恶目的劫持叙利亚民众斗争的一种图谋”。^②

2013 年 4 月 9 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领袖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 - Baghdadi）宣布与叙利亚的“救国阵线”合并，新组织名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家”（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③“救国阵线”是“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延伸，是它的一部分。4 月 10 日，叙利亚圣战组织“救国阵线”头目阿布·穆罕默德·焦兰尼（Abu Mohammed al - Jawlani）宣誓效忠“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④

大批伊斯兰武装分子从境外进入叙利亚，加入到“救国阵线”等极端武装组织或恐怖组织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这些来自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等国的伊斯兰武装分子，是经过战火洗礼的。在叙利亚反对派各武装团

①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2-11/21/c_123977996.htm, 2013-07-12.

② http://news.xinhuanet.com/2012-12/12/c_124081077.htm, 2012-12-15.

③ <http://www.dailystar.com.lb/News/Middle-East/2013/Apr-09/213084-iraqi-al-qaeda-wing-says-nusra-front-is-its-syria-branch-site.ashx#axzz2Q6zdpaNq>, 2013-04-12。“黎凡特”（the Levant）是地中海以东从土耳其南部到埃及的古称。

④ <http://www.dailystar.com.lb/News/Middle-East/2013/Apr-10/213263-syrias-al-nusra-pledges-allegiance-to-al-qaeda.ashx#axzz2Q6zdpaNq>, 2013-04-11.

体中，“救国阵线”被认为是最训练有素、信仰最虔诚、作战最勇敢的人。在与政府军作战中，“救国阵线”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实施了若干大规模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尽管“救国阵线”被标上了恐怖组织的标签，但“救国阵线”被认为是最干净的组织，其队伍中没有腐败。“救国阵线”的意识形态或许不为民众所接受，但战乱中的民众开始喜欢“救国阵线”了。与之相反，叙利亚自由军因其成员在阿勒颇的抢劫行为而损害了其所受到的支持。^①

虽然推翻巴沙尔政权是“救国阵线”等恐怖组织或极端宗教组织与其他反对派的共同目标，但在推翻巴沙尔政权后如何选择未来叙利亚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则是完全不同。“救国阵线”参加到反巴沙尔的战斗中是为了在叙利亚建立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国家、一个实行沙里亚法的国家。在阿勒颇，激进的伊斯兰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激进组织的武装人员高举伊斯兰的黑色旗帜和宗教标语，驾车穿行在大街上。这引起了其他反对派组织的严重不安，他们害怕巴沙尔倒台后，这些激进组织成员会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叙利亚人民。同时，恐怖组织的存在严重制约了西方国家对反对派的支持，尤其是武器供应，使反对派武装始终未能在战场取得绝对优势地位。

意识形态与斗争目标的不同使反对派不仅未能实现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的，反而是反对派的武装派别之间爆发了流血冲突。2013年7月11日，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高层指挥官卡迈勒·哈马米在西北部拉塔基亚省遭枪杀，凶手来自同属反对派阵营、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全国联盟”于次日称，这一行为无异于“宣战”。^②

美国审慎对待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

叙利亚内战愈演愈烈，巴沙尔政权在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直接军事支持下，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但反对派盼望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干预迟迟没有到来。所谓的西方军事干预，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军事干预，因为在当今世界，唯有美国有能力实施这种军事干预。但是，即便在美国称有证据显示叙利亚政府在2013年4月使用了化学武器，越过了奥巴马为巴沙尔设定的红线，改

^①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1/11/us-syria-jihadist-idUSBRE90A0XO20130111>, 2013-01-13.

^②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7/14/c_125003663.htm, 2013-07-21.

变了“游戏规则”，美国也只是向反对派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武器，而设立禁飞区等进一步的措施尚未在考虑之中。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中东的不稳定严重制约了美国的战略转移。在伊朗核问题未解决之前，如何实现中东地区的稳定是美国政府考虑的当务之急。从 2013 年 3 月奥巴马对中东访问可以看出，美国把实现中东地区的稳定寄希望于中东地区盟友，而不是美国的直接军事干预。奥巴马中东之行促成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和解、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重启和谈，力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其重要目的是首先稳定住叙利亚周边，避免叙利亚危机外溢到周边国家。只要叙利亚危机局限于叙利亚境内，美国就不急于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

叙利亚危机表面看只关系到巴沙尔政权的存亡，但它对遏制伊朗的影响力、构筑地区力量平衡和确保美国的战略重心的转移，都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美国担心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瓦解会对邻国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叙利亚阿拉维派与逊尼派的内战已经影响了黎巴嫩北部和伊拉克一些地区的稳定，而叙利亚逊尼派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亦可能危及约旦的君主政体。因此，奥巴马接受小布什在伊拉克的教训，不希望叙利亚政权框架的彻底解体，更不希望宗教极端势力或恐怖主义分子控制叙利亚。因此，在无法确保对反对派的军事援助不会落到恐怖分子手中时，美国不会贸然向反对派提供重武器，也不会各方未对巴沙尔倒台后的叙利亚政治安排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轻率地推翻巴沙尔政权。

对美国外交而言，恐怖主义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从突尼斯开始，民众的抗议浪潮推翻一个又一个非宗教的独裁者，但民主并未降临，反而是伊斯兰主义势力崛起。利比亚的教训令奥巴马在叙利亚不得不谨慎对待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崛起和恐怖主义组织影响的扩大。卡扎菲被推翻后的利比亚变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温床，最终酿成美国驻班加西领馆遭到恐怖分子袭击的悲剧。利比亚的悲剧极有可能在叙利亚重演。伦敦国王学院激进化研究国际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ation）2013 年 4 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最保守的估计反政府武装有 60 000 人，外国武装分子占反对派武装的比例不超过 10%。该报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伊斯兰世界有 3 次武装人员大动员。第一次是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有 5 000 至 20 000 名外国武装分子进入阿富汗。第二次是 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大约

4 000至 5 000 名外国武装分子进入伊拉克。第三次就是叙利亚危机吸引了大约有 2 000 至 5 500 名外国武装分子，其中大约 140 ~600 名来自欧洲，其余大多数来自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利比亚、突尼斯、沙特、约旦和黎巴嫩。^① 以在叙利亚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为目标的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会严重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在结束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后，美国民众不希望在中东再卷入一场新的战争。2013 年 5 月 1 日，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公布一项网络调查结果，在 519 位 18 岁以上的参与调查的网民中，只有 10% 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应该介入叙利亚内战，61% 的受访者反对介入。即便是在出现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反对派的情况下，也只有 27% 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应该进行干预，而 47% 的人持反对意见。约 1/3 的受访者未听说过或未读到过任何关于叙利亚内战的消息，只有 8% 的受访者表示十分了解叙利亚的状况，19% 的人表示了解一些。^② 该调查结果表明，在经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民众缺乏干预他国事务的热情，这也成为以许诺结束战争而赢得总统宝座的奥巴马在决策是否军事干预叙利亚危机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结 语

叙利亚危机的走向出乎各方的预料，当危机演变成内战的时候，巴沙尔政权倒台似乎指日可待。但是，叙利亚的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占人口少数的阿拉维派掌控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政权结构，使巴沙尔政权在阿拉维派的团结和忠诚的支持下迄今未被推翻。当然，外部势力在叙利亚的战略选择也是影响叙利亚危机走向的重要因素。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为保住巴沙尔这个盟友，派出援兵帮助叙利亚政府军扭转了战局。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真主党派出其一半兵力到叙利亚帮助巴沙尔政权。^③ 而作为反对派的支持者，西方国家从未形成一致的决策，尤其是向反对派提供武器问题上未能形成一致意见。

① Dailyhttp: //www. dailystar. com. lb/News/Middle - East/2013/Apr - 12/213451 - presence - of - foreign - fighters - in - syria - being - overestimated. ashx#axzz2SWuVRofw Star, 2013 - 04 - 14.

② http: //www. jpost. com/Middle - East/Poll - Americans - do - not - want - US - involved - in - Syria - 311761, 2012 - 05 - 30.

③ http: //www. jpost. com/Defense/Analysis - Israel - enforcing - red - lines - on - Syria - 312115, 2013 - 06 - 02.

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迟迟未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各种力量较量的结果形成叙利亚今日之僵局，甚至是向有利于巴沙尔政权的方向发展。

美国迄今未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战局反映了奥巴马政府战略选择的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会任叙利亚局势向有利于巴沙尔政权的方向发展。因此，今后不排除因某种突发事件迫使奥巴马政府在各方压力下，为向中东地区盟国宣示其负责任的态度，对巴沙尔政权实施直接的军事打击。但是，美国对巴沙尔政权的军事打击将是有限度的，不以直接推翻巴沙尔政权为目的，因为奥巴马还没有找到能够取代巴沙尔政权的力量。叙利亚危机的解决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而非军事手段。

Why Can't Quell the Crisis in Syria?

Wang Jian

Abstract: The crisis in Syria has so far failed to be quelled, and that is determined by various factors at home and abroad. At home, the Alawites' Solidarity and loyalty of the army is the foundation of survival for Bashar regime. Infighting among Syria's opposition weakened their combat effectiveness to overthrow Bashar regime. Russia, Iran and Hezbollah support Bashar regime; while the Gulf Sunni countries, Turkey and Western countries support the opposition. The crisis in Syria comes to a deadlock. For its own strategic interest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s no direc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 The stalemate situation in Syria will continue. Military means can not quell the crisis in Syria, but will cause more in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Syria's crisis; Bashar regime; Syria's opposition; Iran; Hezbollah; USA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